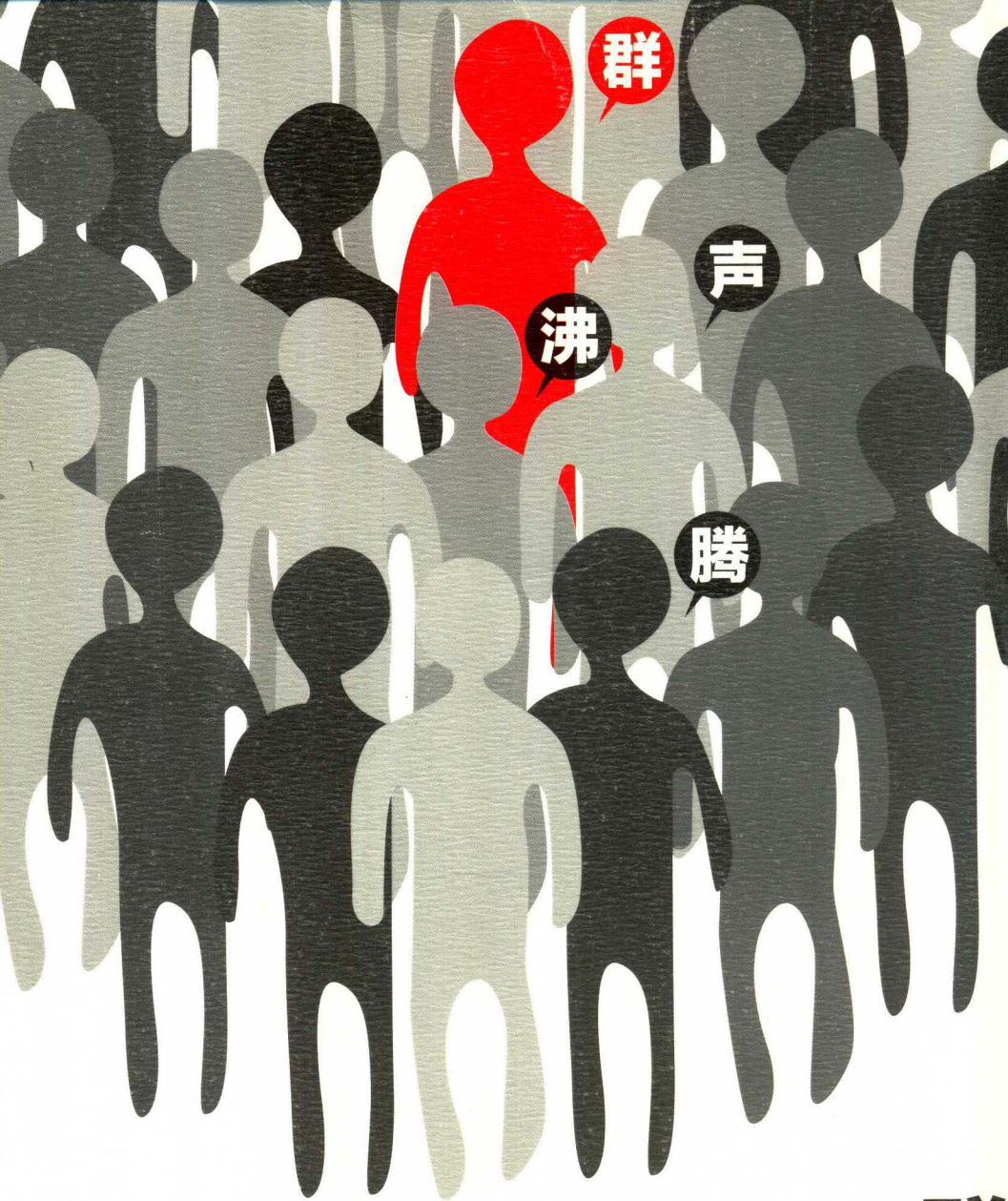




群声沸腾

冯慧 / 著

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痛或不愿为人知的秘密来到一个小区。
他们的声音、生活，像沸腾的水一样，
给社会和周围的人带来热量，带来影响。

群声沸腾



冯慧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声沸腾 / 冯慧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354-8542-7

I. ①群…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8962 号

责任编辑: 秦文苑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 19.87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3 千字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朝着太阳走	001
第二章 荟萃苑	020
第三章 逃离荟萃苑	029
第四章 开会 开会	037
第五章 警笛响彻天空	048
第六章 公民的权利	056
第七章 守住荟萃苑	067
第八章 阳光家园	074
第九章 春天的躁动	083
第十章 春 游	089
第十一章 水仙花	097
第十一章 旧情波澜	103
第十二章 中心花园	111
第十三章 狗狗的事件	119
第十四章 生日聚会	134
第十五章 丹青渲染	148
第十六章 夕阳暮落	157
第十七章 老房有魂	169
第十八章 月影暗动	188
第十九章 暗 伤	204
第二十章 流年似水	217
第二十一章 精神的辩论	223
第二十二章 试药人的生涯	234

第二十三章	寻找回来的路	245
第二十四章	秋风吹暖	252
第二十五章	爱心荟萃苑	267
第二十六章	圆梦之夜	275
第二十六章	八骏图的宫灯	284
第二十七章	冬日的温暖	295
第二十八章	大年、小年又一年	305

第一章 朝着太阳走

许多年过去，索尔宝一直不愿回忆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发生的许多事，让他从此改变了命运。

那一天，也算是个特殊的日子，有位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来江城访问。按说外事活动应该与一个九岁的孩子没有多大的关系，但这天他有幸被选为花童，在万人瞩目中为外国贵宾献了花。

索尔宝至今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扎在蓝黑色的背带裤里，头被老师用水梳得光溜溜的，脸洗得干干净净，脖子上系着一条崭新的绸布红领巾。然后和另外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女孩一起捧着花束一溜小跑地来到贵宾面前，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再把鲜花递到了外宾手中。少年索尔宝的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一点瑕疵。当贵宾微笑地接过鲜花，并弯腰用脸颊贴了贴索尔宝的脸颊时，在场的老师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其实，索尔宝并不是事先定好的花童，这里有个小插曲。原定的花童长相俊秀，更重要的是他根正苗红，早在半个月前就被学校定为献花的花童。外宾要来的这天早上，正牌花童的母亲为了犒劳花童的外事活动，特意起了个早，从外边餐馆里给儿子端回了一碗牛肉面。谁知就是这碗牛肉面坏了事，它让花童一进学校就开始又吐又拉，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了五、六趟厕所，小脸拉得蜡黄，整个人都蔫了。老师一看花童出了状况，比他更着急，这可是政治任务，如果出差错是天大的事。

于是，他们赶紧临时换人。在小学生的欢迎队伍里，他们挑中了索尔宝。九岁的索尔宝有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和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白净净的娃娃脸十分可爱。老师顾不得审查他的出身，经过简单的培训，索尔宝临危上阵，却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任务。

献花结束后，索尔宝和另外一位女花童并排坐在老师办公室里，等待着老师回来。女花童穿着条白色的连衣裙，头顶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索尔宝看到她左耳廓上，有一颗米粒般大的红痣。

女花童荡着小腿问：“你是几年级的？”

索尔宝有些羞涩地说：“我是三年级的。”

“哦，三年级的小豆包呀，我是四年级的。”女孩子有些得意地说，她的唇因抹了口红，说话时嘟着嘴，像极一枚新鲜的红樱桃。

索尔宝想起小时候妈妈教他唱过的歌谣：

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

.....

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特意奖给索尔宝和小红豆每人一枚毛主席像章。索尔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枚烤瓷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也是当时最时兴最抢手的纪念章。像章上，年轻的领袖身穿一袭青色的长衫，手里夹着雨伞，正风尘仆仆地赶往去安源的路上。他面色严峻，身后风云际会，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欣喜若狂的索尔宝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想快点见到母亲，把这个意外的喜讯与她分享。

索尔宝家住在咸安坊。咸安坊在解放前曾是汉口的高级里巷，里面居住的大都是社会名流和高级职员。咸安坊是仿照上海的石库门老房子建造的，高大的百叶窗，宽敞的凉台，木质的地板，前后的天井，一个圆孔的月亮门，把咸安坊和外边喧闹的街市隔开，自成了一条静谧的窄巷。巷口处有三两株经年的老洋槐，每到春天时便开着稠密的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透着清香。

索尔宝的父亲是公用公司的总会计师，他的母亲叫安娜，是中学的俄语教师。安娜是个混血儿，她身上有二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她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泛着晶莹的蓝光。索尔宝的小伙伴常常对他说：“瞧，你妈妈的眼睛像波斯猫一样。”

因为母亲的缘故，索尔宝家的早餐也很西化。牛奶面包和一只煎得嫩嫩的单面糖心荷包蛋。早上同住在一条巷内的小伙伴，在门口叫索尔宝一起去

上学。有时索尔宝心急等不得，便抓起餐桌上的面包快速溜出大门。母亲发现后，一定会站在凉台上大声呼喊：“宝宝，回来，喝完牛奶再走！”安娜的声音很嘹亮，带着歌剧的共鸣音，几乎整个咸安坊都能听见母亲叫他的声音。于是，小伙伴们便模仿着安娜的腔调，恶作剧地对着索尔宝喊道：“宝宝，回来！喝牛奶，吃面包！”

于是，索尔宝便像只被激怒的小公狗拼命地追逐着伙伴，几个孩子在咸安坊窄窄的巷子里狂颠着，屁股上挎着的小书包像小屁帘一样“啪嗒啪嗒”地响着。孩子们就这样一路追逐着跑到学校，最后撵上时，早变成了勾肩搭背的一片嬉闹声。

有时周末，父母会带索尔宝去鄱阳街上的那间邦可西餐厅，那是家地道的俄式西餐厅，是母亲最喜欢去的地方。索尔宝还记得，每次一推开邦可西餐厅的大门，就听见里面舒缓悠扬的音乐声。索尔宝最喜欢吃这里的甜品蛋糕，奶味咖啡味巧克力味红酒味多味糅杂，如同用多种鲜花熏染着嗅觉，撩动着舌尖。奶油蛋糕上还点缀着鲜果，有时是草莓，有时是苹果片，有时是红樱桃。索尔宝最喜欢的是红樱桃，他喜欢红樱桃甜甜的肉肉的滋味。而父亲更喜欢这里的牛排和罗宋汤。每次他们离开时，父亲总是对母亲说：“亲爱的，我吃得太多了。”

母亲喜欢歌剧，她在家常放歌剧《蝴蝶夫人》的唱片。连索尔宝都会哼了，当晴朗的一天，在那遥远的海面，有一只白色的军舰，慢慢驶进港湾……

索尔宝家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

最近一段时间，索尔宝感到母亲的精神很差，她白皙而丰腴的脸上像打上一层黄蜡，话也明显地少了。每次吃饭时，她总是用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索尔宝，人也消瘦了许多。晚上，索尔宝隐隐听到母亲跟父亲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第二天，他从母亲的脸上看出有泪水拭去的痕迹。索尔宝常常想，母亲为什么不快乐？为了让母亲快乐起来，他喝牛奶的时候不再逃跑，写作业的时候也不用母亲催……可是母亲对他的要求却没有过去多了。索尔宝常常想，怎么才能让母亲像过去那样快乐？

索尔宝走在路上想，今天自己当了花童，又得到毛主席像章，妈妈知道一定很高兴。

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事，索尔宝决定直接到母亲学校，早点把好消息告诉

母亲。

穿过马路，走入一条悬铃木蔽日的窄道，几幢红色房顶的建筑就是母亲所在的学校。索尔宝跑到学校的大门口，铁栅门是敞开的，校工戴着红袖箍，端着大茶缸正专心地喝着水，不像过去那样，来个人总要盘问半天。索尔宝兴奋得像个小马驹单腿向前，一蹶一跳地跑进了学校。

教工楼在学校操场的后面。索尔宝沿着操场一蹦一跳地走去。忽然他看到，一群身穿绿军装，戴着红袖箍的中学生从教工楼里押出了一个人，他们把那人的胳膊使劲朝上架着，把她弓成一只鹰的姿态，然后架着她飞……操场上的人很快都聚拢过去了，九岁的索尔宝正是个喜欢看热闹的年龄，他暂时忘记了找母亲，赶紧挤到人群中去观看热闹。

索尔宝看到，被架着的是一个看不出男女的怪物，头发被胡乱剪成了长短不齐的阴阳头，脸上被黑白颜料画成了骷髅状，脖子上挂着一双高跟鞋，赤脚走在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操场上。怪物被人不断地推搡着，踉踉跄跄地围着操场转……

“妖怪！”有人喊着捡起石块朝怪物扔去，索尔宝也弯腰捡起一块石子朝妖怪掷去。小石子不偏不斜正好砸在妖怪的鼻梁上，妖怪哆嗦了一下，鼻子里顿时流出了血。她抬头朝索尔宝望了望，忽然面如死灰。索尔宝也呆住了，他看到了一双蓝宝石色的眼珠儿。

这时，架着她胳膊的人叫道：“别装死，快走！”然后振臂高呼：

“打倒狗特务安娜！”

“打倒牛鬼蛇神安娜！”

……

围观者窃窃私语着：“安老师是个苏联特务，她的发报机就藏在那双高跟鞋的鞋跟里。”……

索尔宝呆呆地站在那里，呼吸变得急促，他的灵魂似乎飞出了躯体。

这天晚上天黑透了，母亲才回家。她已经换上干净的衣服。但索尔宝仍看到母亲的脖颈上有几条很深的勒痕，她的半张脸是红肿的，头上滑稽地戴着一顶军帽，索尔宝知道，母亲一定是为了遮住她那阴阳头。

这天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都不说话，气氛很压抑，没有人提上午发生的事。少年索尔宝一直胆怯地低着头不敢看母亲，他也说不清自己是对白天砸母亲的事而愧疚，还是想到白天母亲那令人惊悚的形象而恐惧。那一晚

吃的什么他已经忘了。他只记得自己早早地离开了餐桌躲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双手抱膝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心里乱得很。

母亲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来，坐在索尔宝的身边，很想跟他说些什么。这时索尔宝的眼前全浮现的是母亲被她的学生画成的骷髅面孔，母亲一碰他，他就一躲。始终不肯抬头看母亲。良久，母亲叹了口气，手撑着床站了起来。出门前，她又扭脸对索尔宝说：“宝宝，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读过的《伊索寓言》吗？普罗米修斯按宙斯的吩咐用泥塑成了人类和动物，但是宙斯发现，其中无知的动物太多，就命令普罗米修斯把一部分动物毁掉，重新塑造成人。普罗米修斯服从了命令，结果那些由动物塑造成的人虽然有人的外貌，但他们体内却留着野兽的心……宝宝你记住，有的人是野兽，妈妈不是牛鬼蛇神！”

索尔宝看着母亲的背影像影子样飘走了。

这一晚，九岁的男孩第一次做梦，他梦见一黑一白两个面目狰狞的人，用绳子勒住母亲的脖颈使劲地朝黑暗的方向拉着，母亲拼命地挣扎着喊着他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安娜死了，她半夜喝了老鼠药。

索尔宝看着穿白色殡葬服的人把母亲的尸体从房间里抬出来时，竟不知自己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有人揭开了蒙在母亲脸上的白布单，让他最后再看母亲一眼，索尔宝浑身发抖地看着母亲的遗容。母亲的脸色是黑灰色的，蓝色的眼睛竟像死鱼眼睛一样是半睁着的。他木然地看着母亲的遗容，好像失去了语言功能，既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来。母亲被人抬走了，就在母亲要被抬上殡葬车的那一瞬间，索尔宝忽然像发疯了一样扑向母亲，大家以为他要拼命地哭一场，连忙想拦住他。他却拿出了那枚最珍贵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别在了母亲的胸前……

许多年后索尔宝回忆着那天的情景，他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母亲。如果那天他没有给外宾献花，没有去学校找母亲，没看到母亲被游斗的情景，没有拒绝母亲伸过来的手，她有可能还有勇气活着。而正是因为这许多的如果没有，让母亲彻底失去了活着的尊严。

索尔宝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走上山时，人还在浑噩中。鲜活的母亲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小撮灰呢？九岁的索尔宝对死的认识还没

有那么深刻。看着母亲的骨灰被埋在挖好的墓穴里，索尔宝甚至想，母亲还会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吗？她还会来找自己吗？她夜晚会在这个小匣子里唱歌吗？

埋葬母亲的那天，兰姨也来了，她穿着一袭黑衣，手里捧着一束菊花。索尔宝看到兰姨在母亲的墓前低声地啜泣着，鼻尖被揪得通红。当掩埋母亲的最后一抔土落地后，兰姨把手中的黄白菊花揪成花瓣一把把地撒在坟头上，让母亲的坟变成了一个花冢。

离别时，兰姨紧紧地搂住索尔宝说：“宝宝，有事找兰姨。”父亲在一边悲哀地说：“尚兰，你也要学会好好保重自己，千万别学安娜，她就是自尊心太强，其实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人活着大部分时间不是都在熬吗？”兰姨的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一下，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态说：“你放心吧，我要想死早就死了，不会等到今天！”

兰姨是母亲最好的朋友，她也是位老师。她俩是在教工俱乐部认识的，很快成了闺蜜。当年，洞庭街的教工俱乐部每到周末都有舞会，参加的人员都是附近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和银行职员，是地道的白领俱乐部。兰姨长得很漂亮，母亲安娜也很漂亮，但是两个女人却是风格截然不同的美丽。安娜的眼珠像深海的宝石色，皮肤白皙体态丰腴，她身上流动着异域血脉，性格热烈奔放。跟安娜相比，兰姨长得更精致些，她的眉眼如黛，是那种猛一看不惊人，但越咂摸越有味道的女人。如果用画来比喻两个女人，安娜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而兰姨是张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水墨画。

兰姨和母亲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不知道说到谁，兰姨总是颧笑着说：“一看到他捧着糖炒栗子傻傻地站在校门，我就赶紧顺着院墙根溜走了……”母亲总是嗔怪地说：“你呀，他真是是个不错的男人。”有时索尔宝也听到她们议论爸爸，安娜眉飞色舞地说：“看看我们老索，特别喜欢吃，只要看到有好吃的就走不动了。你看，才小四十的人，竟然有四尺的腰围……”索尔宝把偷听到的内容传给父亲。父亲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别理她俩，她们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兰姨一直没有结婚，她很喜爱索尔宝。每次来索家玩时，总不忘为索尔宝带些小礼物。以至她下回来时，索尔宝一见面就会问：“兰姨，你今天给我带了什么礼物？”兰姨就会故作嗔怪地叫道：“哎呀，这个宝宝，怎么一看见兰姨就要礼物！”安娜嗔怪地说：“看你下次还给他带礼物嘛！”

索尔宝六岁生日的时候，兰姨送给他一本《伊索寓言》。她在扉页上

写着：

送给亲爱的宝宝，希望你长大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兰姨 即日

索尔宝还记得他生日那天，父亲出差不在家。母亲就和兰姨一起带他去看了一场电影《小铃铛》。回家的路上，索尔宝睡着了，两个女人轮流抱他，但五岁的索尔宝已经很重了，两人不停地换手，还是累得胳膊酸疼。路过兰姨家门口时，兰姨建议让宝宝今晚就睡到她那里去。安娜有些担心地说：“你搞得了他吗？”兰姨笑着说：“没问题。”那一晚他就睡在兰姨家那张木质雕花的大床上，睡到半夜时，索尔宝从床上滚落下来，又滚到床底下，但他却没有醒，还继续睡。兰姨到底是没带过孩子的人，睡得也很死，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身边没人了。她吓得满头大汗，四处寻找，最后在床底下找到了还在熟睡中的索尔宝。后来这件事成了他和兰姨的笑话，被母亲不断提起，打趣着。

现在母亲走了，只剩下兰姨。索尔宝看着兰姨就像看到母亲的影子。

那时索尔宝和父亲都不知道，尚兰也面临着跟安娜差不多的境地。因为兰姨有枚梅花形的胸针，有人据此说她是梅花党（国民党特务组织）。还说她嘴里安着一颗假牙，里面装的发报机。那个时代的人有着超乎正常的想象力，比作家还丰富，他们甚至可以指鹿为马。幸亏尚兰嘴里没有一颗假牙。但是她的命运并不乐观，因为她有海外关系，马上要被学校送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她没有把这个不好消息告诉索尔宝父子。

母亲走了，索尔宝家的气氛也彻底改变。父亲变得沉默，父子二人常常相对无语。客厅里，因为没有母亲而显得空洞且毫无生气，冬天的壁炉也不再暖和。再也听不见母亲喊索尔宝喝牛奶吃面包的嘹亮叫声，倒是一些聒噪的鸟儿，欺负索家无声，栖息在他家的凉台上，叽叽喳喳无所顾忌地向他们爷俩示威。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腰围明显地缩小，咳嗽也更凶了。以前他也咳，寥寥几声。每到冬天，母亲便会给父亲炖冰糖梨水或是用蜂蜜煎萝卜水给他喝。那时索尔宝觉得父亲很狡猾，以咳嗽来骗取母亲做好吃的东西。有次他嫉妒地对母亲说：“我也咳嗽，也要喝糖水。”说着也使劲地咳嗽几声。父母

都被他的举动给逗乐，母亲便给他倒橘子汁水来安慰他。那时候的父亲的确比现在咳嗽的要少得多。现在父亲常常一夜一夜地咳，听着父亲的咳嗽声，索尔宝想：“母亲不在了，谁给他再做那些好喝的甜水呢。”早上父亲起来时，眼睛红得像只兔子，脸色蜡黄。索尔宝想父亲肚子里一定有妖魔在折磨他。父亲喝过咳嗽糖浆喝过枇杷止咳膏，但是，不管他喝多少瓶都不管用，照旧一夜一夜地咳，直到咳出血来。

学校里也乱糟糟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被无知的学生哄堂。有捣蛋学生竟把扫帚架在门框上，让不知情的老师一推门扫帚落下砸着头。有天，同班的皮三，竟异想天开地把一只铁皮撮箕架在门框上，如果这时老师推门而入，撮箕落下，不仅会灰头土脸还很可能会砸个头破血流。

铁皮撮箕放好后，皮三站在前台瞪着眼睛，警告大家都不许出声，为了证明自己的厉害，他还特意从腰间解下牛皮带，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进行恐吓。皮三留过级，他的个头明显比大家高，因此许多人都怕他。

上课的铃声响了，四年级（1）班静悄悄的，大家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大门。走廊上，班主任老师的脚步越来越近，有胆小的女学生，吓得埋下头，生怕看到那可怕的场景。索尔宝和其他同学一样，坐在座位上不敢声张。就在老师要推门的一瞬间，他的大脑里突然闪过这样的镜头，母亲正走进教室，门上的铁撮箕突然掉下来砸着她的头……他不由自主“腾”地站起来大声叫道：“当心门上有撮箕！”

已经走到教室门口的老师，来不及后撤，他用脚踹开了门，只听“咣当”一声，铁皮撮箕落地，扬起一片灰尘……

放学的路上，皮三找了几个街坊坏小孩围住索尔宝，把他一顿乱揍。索尔宝从地上爬起来时，口鼻里都出了血。

母亲死后不到两年，索尔宝的父亲终于因咳血不止而丢下他，到天国去与他的母亲团聚了。

索尔宝的父亲是外省人，没有什么近亲。他母亲从小在俄租界长大，身世复杂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亲戚。索尔宝成了一个孤儿。不知道街道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竟要把他送到乡下的福利院。索尔宝得到消息后，曾跑到洞庭街找过兰姨。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索尔宝能想到的就只有兰姨了。索尔宝在兰姨家门口坐了两三天，但兰姨却像失踪了一样，不见踪影。后来还是隔壁邻居告诉索尔宝，兰姨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他不知道，此时的兰姨正在

遥远的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平时除了过年，根本不许回家。

深秋时节，孤儿索尔宝被一辆汽车送出了江城。

索尔宝记得他坐了整整一天的汽车，直到下半夜才到了那个福利院。福利院建在一个丘陵地带，一座带院落的小二楼孤苦伶仃地立在山脚下。每天，除了伙房的人推开铁栅门去集上买菜外，其他时间门几乎都锁着。索尔宝每天蹲在墙根处，默默地望着围墙外的丘陵。绵延的丘陵基本上是毫无装饰，毫无营造的秃山，只有几棵零星的老松，铁干虬髯，像活化石一样默默地立着，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着。索尔宝久久地看着丘陵，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感，难道他要在这苍凉的地方生活一辈子？

在福利院，索尔宝很少与人说话，许多人甚至以为他是哑巴。有大孩子欺负他，他就用深海色的眼珠死死地盯着对方的脸，不管是打他，骂他都绝不讨饶。有孩子说索尔宝的眼睛能杀人。

索尔宝在福利院勉强地生活了一年，但是他的心始终不曾安放在这里，他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一个雨夜，索尔宝趁着值班老师的大意，翻过围墙偷跑了。他不知道路，也不敢停留，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一样跌跌撞撞地一口气跑了二十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

直到他觉得自己跑得足够远了，才向一个坐在自家门槛上捻线的老婆婆，打听朝汉口走的路。老婆婆的嘴角处粘着几缕麻须，像一只老猫。她偏着头看着索尔宝问：“你是谁家的娃儿，长得怪好看的，你爹妈呢？”索尔宝嗫嚅着说：“走，走散了。”老婆婆叨叨着说：“可怜的娃儿。”然后指着一个方向说：“你朝东走！东，就是朝着太阳走！”

索尔宝谢过老人，刚要走。老婆婆用手撑着腿站起来说：“娃儿，你还没吃饭吧？”索尔宝这时才想起来，从昨天傍晚到现在，米水未进。听到老婆婆的一句“你还没吃饭吧？”胃里蛰伏的饥饿虫子立刻被唤醒，马上翻江倒海地闹腾起来。老婆婆颠颠地进了屋，很快拿出一个煮红薯，递给索尔宝。索尔宝顾不得谢老婆婆，忙不迭地朝肚子里塞。老婆婆在一边看着狼吞虎咽的索尔宝笑眯眯地说：“慢慢吃，别噎着了。”

忽然，老婆婆像变戏法一样，从身后又拿出一个白馍馍，朝索尔宝晃了晃说：“娃儿别走了，给我当孙子吧，我只有两个孙女。你要是给我当孙子，我让你天天吃白馍。”老婆婆的眼睛眈眈在皱褶中，笑容意味深长。

索尔宝忽然停住咀嚼，眼神恐怖地看着老婆婆。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位慈祥的老婆婆瞬间变成了专抓小孩的老妖婆，他只停顿了几秒钟，突然拔腿就

跑。老婆婆的声音像风一样在后面追来：“别跑，别跑，你这么小找不到家的，小心路上有坏人把你抓走……”

索尔宝又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当他爬上山坡时，忽然看到山脚下有条水的巨龙正在缓缓地东去。长江！索尔宝终于看到长江，他站在山巅上激动地跳起来，挥舞着双手欢呼着，他知道，自己只要拉住这条巨龙的尾巴就可以回到家。

早上，江边的太阳像被江水煮熟的鸭蛋黄，透着诱人的光从东方出浴了。望着波光潋滟的江水，索尔宝多么渴望自己能变条鱼，游到汉口去。可他变不成鱼，只有一步一步地沿着长江走。

长江也像个顽皮的孩子，并不老老实实在地走正路，有时它绕着弯走；有时它要横地穿插在别的河道之间。有时是碧波悠悠；有时是放荡不羁。长江两岸的风景也随着它的性情一起变化。时而两岸是一片芦苇，风吹芦苇的瑟瑟声像压低声音的恐吓，一波一波地追在索尔宝那瘦小身影的背后。有时走十几里都是斑斑的荒野不见人影，这时的长江拍岸惊涛像狼奔豕突……不管长江是以何种面目在他面前出现，索尔宝仍然是坚定地沿着长江向东方走着。有时实在害怕时，他就大声唱歌：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丽又安康。兄弟姐妹很和气，父亲母亲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来秋回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我们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情比天高……

这是妈妈教给他的歌儿，索尔宝唱着唱着眼睛里就会噙满泪水。他的家里已经没有恩情比天高的父母了，可他还要回家。因为咸安坊还有父母的影子，而离开那里，他就连父母的影子都找不到。

回家的路上，索尔宝身上没有钱，开始他不好意思去讨饭，便去垃圾箱里捡些能卖的东西换点吃的，晚上便睡在卖烤红薯的炉边。但是烤红薯炉的周围往往是讨饭人过夜的最佳位置。有时为争这个地盘常常会爆发一场斗殴。失去父母的孩子心是冷的，心冷的人就会变得凶狠，因为他没人可以依靠，只有靠自己。索尔宝哪怕被打得头破血流面目狰狞也毫不退缩。几个小叫花子被索尔宝不要命的劲头给镇住，竟要拜他为大哥。索尔宝说：“我不

能待在这里，我要回家。”第二天，他告别小乞丐，沿着长江又上路了。

索尔宝沿着长江走哇走，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一个大码头。远远看去码头上很热闹，不断有乘客从几十级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到趸船上等候着客船。索尔宝突然想：“如果自己能混上船，很快就能到家。”于是，他沿着江滩走近码头，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钻过铁栅栏爬上趸船。

船还没到，码头上挤满等船的乘客。有背篓的，提行李的，抱孩子的，熙熙攘攘声不绝于耳。索尔宝坐在趸船拴缆绳的铁桩上，悠然地晃着腿看着热闹。这么多天，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很开心。索尔宝坐在那里看风景，忽然他看到趸船上有几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乘客中挤来挤去，把手伸进别人的荷包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竟用刀片飞快地划破一个女人的挎包……索尔宝看得目瞪口呆。

突然，索尔宝的脑袋被人重重地掴了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他捂着头扭过脸，看见一个三十几岁头发蓬乱，眼皮上有块疤的男人凶巴巴地对他说：“看什么看，不许看！”索尔宝赶紧低下头。

客船终于靠岸，乘客们顿时乱了。大家纷纷朝船上挤，只听见检票员大声喊：“莫挤莫挤，都把票拿到手上，都把票拿到手上！”可是检票员的身体很快就被汹涌的乘客挤到角落处，只剩下他的手摇晃着：“别挤，别挤，都把票拿到手上！”

索尔宝瞅准机会，赶紧从铁桩上跳下来，想趁着拥挤的人群混到船上。可是，他的胳膊却被人使劲地攥住。索尔宝扭脸一看，还是那个疤痢眼。索尔宝怯怯地说：“你拉我搞么事？我什么也没说。”

疤痢眼嘴里叼着烟，但仍能翻动着两片嘴唇说话：“老子就是不让你走！你敢么样？”索尔宝挣不脱他，只得拿眼睛悻悻地瞪着他。疤痢眼又是一耳光掌过来说：“你再鼓老子，你跟老子坐着！”他把索尔宝又按回到铁桩上。

在疤痢眼的挟持下，索尔宝无法上船，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客船鸣着“呜呜”的长笛，慢慢地驶离码头，在江面上渐行渐远。

船开走了，码头变得冷清。趸船上散落在各处的小偷儿都靠拢到疤痢眼跟前，他们把偷到的东西和钱财一把把地都交给他。原来疤痢眼是个贼头，他手下有十几号人。小偷儿的年纪几乎都跟索尔宝的年龄不相上下。疤痢眼看到这趟到手的财物不少，很高兴，对小偷儿们说：“走吃饭去！”然后又恶狠狠对索尔宝说：“你也去！”说完像拎小鸡一样半挟持着索尔宝一起上岸。

索尔宝在疤痢眼的手中挣扎着，疤痢眼的手像死扣，越挣扎越紧，索尔

宝觉得他的指甲都嵌入到他的肉中。

就这样，索尔宝落入扒手手中，被盗窃团伙给牢牢地控制住。开始他想偷跑，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晚上五六个人挤在一起睡，疤痢眼就睡在大门口。出去做“业务”时，也是三五个人一起互相监督着。他亲眼看见一个叫晃晃的男孩子，因为偷跑被抓回来，被打得遍体鳞伤，十天半月都不能下床。

晚上，索尔宝躺在破旧的仓库里，隔着破瓦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他想起老婆婆的话，“你这么小找不到家的，路上有坏人会把你抓住的。”这时索尔宝就想，是当初跟老婆婆当孙子好呢，还是跟疤痢眼做扒手好呢？

疤痢眼的地盘在沿江。有时也上船。开始索尔宝不肯偷，常常被他们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不得不偷。疤痢眼越来越不喜欢索尔宝，这个孩子看着很灵光，但手脚却很笨，而且不爱说话像半个哑巴，他能把所有语言简化到最多三个字。疤痢眼从索尔宝那幽怨的眼神里看出，这孩子很难驯服。他决定把索尔宝卖了，卖到山里去，管人家把他当苦役也好还是当儿子也好。

交易是在船上进行的，疤痢眼跟一个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的男人鬼鬼祟祟地在一边说话。一会儿疤痢眼把索尔宝叫到跟前说：“麻哥看上你了，以后你跟他干。船到前面码头你就跟着麻哥走。”索尔宝心里惶惶地，他不知道这个麻哥又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他还能回到汉口吗？

这趟船是朝上游开的，船上的人不少，但上船后兄弟们都还没敢下手。做小偷儿的人都很警觉，他们老觉得这趟船上有几个人不像一般的乘客，便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快船就要靠岸，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俗话说，贼不空手。因为贼空手是件很不吉利的事。当船笛响彻码头，船就要靠岸时，他们终于忍不住出手了。正如他们所预感的那样，船上那几个人真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水上公安局的便衣，他们盯这个团伙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路上他们就等着他们出手，然后把他们一锅端掉。

警方破获了疤痢眼的盗窃团伙，其中几个头儿都被判刑，而索尔宝和几个半大的孩子被送进劳动教养所。

索尔宝用一年的福利院，一年的流浪，一年劳教的代价终于回到咸安坊。走进咸安坊，他看到，自家的房子里已经住进了两户人，连凉台也被封闭成鸽子笼似的房间住了人。母亲当年种的玫瑰和含笑早已经不见了，取而